

金上甄庶衆漢孝章帝朝

卷之四 詩集

全晉文卷一百六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釋氏六

釋慧遠二

沙門袒服論

或問曰沙門袒服出自佛教是禮與荅曰然問曰三代殊制其禮不同質文之變備於前典而佛教出乎其外論者咸有疑焉若有深致幸誨其未聞荅曰玄古之民大朴未虧其禮不文三王應世故與時而變因茲日觀論者之所執方內之格言耳何日知其然中國之所無或得之於異俗其民不移故其道未亡是日天竺國法盡敬於所尊表誠於神明率皆袒服所謂去飾之基者也雖記籍未流茲土其始似有聞焉佛出於世因而爲教明所行不左故應右袒何者將辨貴賤必存乎位位已進德則尙賢之心生是故

沙門越名分已背時不退已而求先又人之所能皆在於右若動
不己順則觸事生累過而能復雖中賢猶未得況有下於此者乎
請試言之夫形已左右成體理已邪正爲用二者之來各乘其本
滯根不拔則事求愈應而形理相資其道微明世習未移應微難
辯袒服既彰則形隨事感理悟其心已御順之氣表誠之體而邪
正兩行非其本也是故世尊已袒服篤其誠而閑其邪使名實有
當敬慢不雜然後開出要之路導真性於久迷令淹世之賢不自
絕於無分希進之流不惑塗而旋步於是服膺聖門者咸履正思
順異迹同軌緬素風而懷古背華俗已洗心尋本達變卽近悟遠
形服相愧理深其感如此則情化專向修之弗倦動必已順不覺
形之自恭斯乃如來勸誘之外因斂麤之妙跡而眾談未喻或欲
革之反古之道何其深哉

弘明
集五

荅何無忌難沙門袒服論

敬尋問旨蓋是開其遠塗照所未盡令精麤並順內外有歸三復斯誨所悟良多常曰爲道訓之與名教釋迦之與周孔發致雖殊而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但妙迹隱於常用指歸昧而難尋遂令至言隔於世典談士發殊塗之論何曰知其然聖人因弋釣曰去其甚順四時曰簡其煩三驅之禮失前禽而弗吝網罟之設必待化而方用上極行葦之仁內匹釋迦之慈使天下齊已物我同觀則是合抱之一毫豈直有閒於優劣而非相與者哉然自迹而尋猶大同於兼愛遠求其實則階差有分分外之所通未可勝言故漸茲曰進德令事顯於君親從此而觀則內外之教可知聖人之情可見但歸塗未啟故物莫之識若許其如此則袒服之義理不容疑來告記謂宜更詳盡故復究敘本懷原夫形之化也陰陽陶鑄受左右之體昏明代運有死生之說人情咸悅生而懼死好進而惡退是故先王旣順民性撫其自然令吉凶殊制左右

異位由是吉事尙左進爵呂厚其生凶事尙右哀容呂毀其性斯
皆本其所受因順呂通教感於事變懷其先德者也世之所貴者
不過生存生存而屈伸進退道盡於此淺深之應於是乎在沙門
則不然後身退已而不謙卑時來非我而不辭辱卑於自牧謂之
謙居眾人之所惡謂之順謙順不失其本則日損之功易積出要
之路可遊是故遁世遺榮反俗而動動而反俗者與夫方內之賢
雖貌同而實異何呂明之凡在出家者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
呂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呂求宗推此而言固知發軔歸
塗者不呂生累其神超落世務者不呂情累其生不呂情累其生
則生可絕不呂生累其神則神可冥然則向之所謂吉凶成禮奉
親事君者蓋是一域之言耳未始出於有封有封未出則是翫其
文而未達其變若然方將滯名教呂徇生乘萬化而背宗自至順
而觀得不日逆乎漸世之與遺俗指存於此

弘明
集五

明報應論

問曰佛經已殺生罪重地獄斯罰冥科幽司應若影響余有疑焉
何者夫四大之體卽地水火風耳結而成身已爲神宅寄生栖照
津暘明識雖託之已存而其理天絕豈惟精麤之間固亦無受傷
之地滅之旣無害於神亦猶滅天地間水火耳又問萬物之心愛
欲森繁但私我有已情慮之深者耳若因情致報乘惑生應則自
然之迹順何所寄哉荅曰意謂此二條始是來問之關鍵立言之
津要津要旣明則羣疑同釋始涉之流或因茲已悟可謂朗滯情
於常識之表發奇唱於未聞然佛教深玄微言難辯苟未統夫指
歸亦焉能暘其幽致當爲依傍大宗試敘所懷推夫四大之性已
明受形之本則假於異物託爲同體生若遺塵起滅一化此則慧
觀之所入智忍之所遊也於是乘去來之自運雖聚散而非我寓
羣形於大夢實處有而同無豈復有封於所受有係於所戀哉若

斯理自得於心而外物未悟則悲獨善之無功感先覺而興懷於是思弘道日明訓故仁恕之德存焉若彼我同得心無兩對遊刃則泯一玄觀交兵則莫逆相遇傷之豈惟無害於神固亦無生可殺此則文殊案劍迹逆而道順則復終日揮戈措刃無地矣若然者方將託鼓舞已盡神運干鉞而成化雖功被猶無賞何罪罰之有邪若反此而尋其源則報應可得而明推事而求其宗則罪罰可得而論矣嘗試言之夫因緣之所感變化之所生豈不由其道哉無明爲惑網之淵貪愛爲眾累之府二理俱遊冥爲神用吉凶悔吝惟此之動無明掩其照故情想凝滯於外物貪愛流其性故四大結而成形形結則彼我有封情滯則善惡有主有封於彼我則私其身而身不忘有主於善惡則戀其生而生不絕於是甘寢大夢昏於同迷抱疑長夜所存惟著是故失得相推禍福相襲惡積而天殃自至罪成則地獄斯罰此乃必然之數無所容疑矣何

者會之有本則理自冥對兆之雖微勢極則發是故心已善惡爲形聲報已罪福爲影響本已情感而應自來豈有幽司由御失其道也然則罪福之應惟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謂之自然自然者卽我之影響耳於夫主宰復何功哉請尋來問之要而驗之於實難旨全許地水火風結而成身已爲神宅此卽宅有主矣問主之居宅有情邪無情邪若云無情則四大之結非主宅之所感若已感不由主故處不已情則神之居宅無情無痛痒之知神旣無知宅又無痛痒已接物則是伐卉翦林之喻無明於義若果有情四大之結是主之所感也若已感由於主故處必已情則神之安宅不得無痛痒之知神旣有知宅又受痛痒已接物固不得同天地間水火風明矣因茲已談夫形神雖殊相與而化內外誠異渾爲一體自非達觀孰得其際邪苟未之得則愈久愈迷耳凡稟形受命莫不盡然也受之旣然各已私戀爲滯滯根不拔則生理彌固受

源不除則保之亦深設一理逆情使方寸迷亂而況舉體都亡乎是故同逆相乘共生縫隙禍心未冥則構怨不息縱復悅畢受惱情無遺憾形聲既著則影響自彰理無先期數合使然也雖欲逃之其可得乎此則因情致報乘感此應但立言之旨本異故其會不同矣

問曰若呂物情重生不可致喪則生情之由私戀之惑耳宜朗呂達觀曉呂大方豈得就其迷滯呂爲報應之對哉荅曰夫事起必由於心報應必由於事是故自報呂觀事而事可變舉事呂責心而心可反推此而言則知聖人因其迷滯呂明報應之對不就其迷滯呂爲報應之對也何者人之難悟其日固久是呂佛教本其所由而訓必有漸知久習不可頓廢故先示之呂罪福罪福不可都忘故使權其輕重輕重權於罪福則驗善惡呂宅心善惡滯於私戀則推我呂通物二理兼弘情無所繫故能尊賢容眾恕己施

安遠尋影響之報呂釋往復之迷迷情既釋然後大方之言可曉
保生之累可絕夫生累者雖中賢猶未得豈常智之所達哉

弘明集五

三報論

因俗人疑善惡無見驗作

經說業有三報一曰見報二曰生報三曰後報見報者善惡始於
此身卽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後報者或經二生三生百生千
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司感事而應應有遲速
故報有先後先後雖異咸隨所遇而爲對對有強弱故輕重不同
斯乃自然之賞罰三報之大略也非夫通才達識人要之明罕得
其門降茲已還或有始涉大方已先悟爲著龜博綜內籍反三隅
於未聞師友仁匠習已移性者差可得而言請試論之夫善惡之
興由其有漸漸已之極則有九品之論凡在九品非其見報之所
攝然則現報絕夫常類可知類非九品則非三報之所攝何者若
利害交於目前而頓相傾奪神機自運不待慮而發發不待慮則

報不旋踵而應此見報之一隅絕夫九品者也又三業殊體自同有定報定時來必受非祈禱之所移智力之所免也將推而極之則義深數廣不可詳究故略而言之相參懷佛教者已得有得之世或有積善而殃集或有凶邪而致慶此皆見業未就而前行始應故曰禎祥遇禍妖孽見福疑似之嫌於是乎在何已謂之然或有欲匡主救時道濟生民擬步高迹志在立功而大業中傾天殃頓集或有棲遲衡門無悶於世已安步爲輿優遊卒歲或時來無妄運非所遇世道交淪於其閑習或有名冠四科道在入室全愛體仁慕上善已進德若斯人也含沖和而納疾履信順而大年此皆立功立德之外變疑嫌之所已生也大義旣明宜尋其對對各有本待感而發逆順雖殊其揆一耳何者倚伏之契定於在昔冥符告命潛相回換故令禍福之氣交謝於六府善惡之報舛互而兩行是使事應之際愚智內惑謂積善之無慶積惡之無殃感神

明而悲所遇□天殃之於善人咸謂名教之書無宗於上遂使大道翳於小成曰正言爲善誘應□求實必至理之無此原其所由由世典曰一生爲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尋理者自畢於視聽之內此先王卽民心而通其分曰耳目爲關鍵者也如今合內外之道曰弘教之情則知理會之必同不惑眾塗而駭其異若能覽三報曰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之不荅仲由顏冉對聖匠而如愚皆可知矣亦有緣起而緣生法雖預入諦之明而遺愛未忘猶曰三報爲華苑或躍而未離於淵者也推此曰觀則知有方外之賓服膺妙法洗心玄門一詣之感超登上位如□倫匹宿殃雖積功不在治理自安消非三報之所及因茲而言佛經所曰越名教絕九流者豈不曰疏神達要陶鑄靈丹窮源盡化鏡萬象於無象者也

宏明
集五

廬山記

山在江州潯陽南南濱宮亭北對九江九江之南爲小江山去小江三十里餘左挾彭蠡右傍通州引三江之流而據其會山海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一曰天子障彭澤也山在其西故舊語曰所濱爲彭蠡有匡續水經廬江水篇注作匡俗先生者出自殷周之際遯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續受道於僊人而適游其巖遂託室巖岫卽巖成館故時人感水經注作謂其所止爲神僊之廬而名焉其

山大嶺凡有七重圓基周回垂五百里風雨之所攄江山之所帶高巖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穿崖人獸兩絕天將雨則有白氣先搏而纓絡於山嶺下及至觸石吐雲則倏忽而集或大風振巖逸響動谷羣籟競奏其聲駭人此其化不可測者矣眾嶺中第三嶺極高峻人之所罕經也太史公東游登其峯而遐觀南眺五湖北望九江東西肆目若登天庭焉其嶺下半里許有重巖上有懸崖古僊之所居也其後有巖漢董奉復館於巖下常爲人治病法多神

驗病愈者令栽杏五株數年之間蔚然成林計奉在人間近三百
年容狀常如三十時俄而升僊絕迹於杏林其北嶺兩巖之間常
懸流遙霑激勢相趣百餘仞中雲氣映天望之若山有雲霧焉其
南嶺臨宮亭湖下有神廟卽呂宮亭爲號其神安侯也亭有所謂
感化缺七嶺同會於東共成峯巒其巖窮絕莫有升之者昔野夫
見人著沙彌服凌雲直上旣至則踞其峯良久乃與雲氣俱滅此
似得道者當時能文之士咸爲之異又所止多奇觸象有異北背
重阜前帶雙流所背之山左有龍形而右塔基焉下有甘泉涌出
冷暖與寒暑相變盈減經水旱而不異尋其源出自於龍首也南
對高峯上有奇木獨絕於林表數十丈其下似一層浮圖白鷗之
所翔玄雲之所入也東南有香鑪山孤峯獨秀起游氣籠其上則
氤氲若香煙白雲暎其外則炳然與眾峯殊別將雨則其下水氣
涌出如馬車蓋此龍井之所吐其左則翠林青雀白猿之所憩玄

金晉文卷一百六十二
七
鳥之所蟄西有石門其前似雙闕壁立千餘仞而瀑布流焉其中
鳥獸草木之美靈藥萬物之奇略舉其異而已耳

自託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望香鑪峯北眺九江
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鱗踊出野人不能敘直歎其奇而已矣
世說

遊山記

自託此山二十二載凡再詣石門四遊南嶺東望香鑪秀絕眾形
北眺九江流凝神覽視四巖之內猶觀之掌焉傳聞有石井方湖足
所未踐

御覽四十一

阿毗曇心序

阿毗曇心者三藏之要頌詠歌之微言管統眾經領其宗會故作
者呂心爲名焉有出家開士字曰法勝淵識遠鑒探深研機龍潛
赤澤獨有其明其人呂爲阿毗曇經源流廣大難卒尋究非瞻智

宏才莫能畢綜是已探其幽致別撰斯部始自界品訖於問論凡二百五十偈已爲要解號之曰心其頌聲也擬象天樂若靈籥自發儀形羣品觸物有寄若乃一吟一詠狀鳥步獸行也一弄一引類乎物情也情與類遷則聲隨九變而成歌氣與數合則音協律呂而俱作拊之金石則百獸率舞奏之管絃則人神同感斯乃窈音聲之妙會極自然之象趣不可勝言者矣又其爲經標偈已立本述本已廣義先弘內已明外譬由根而尋條可謂美發於中暘於四肢者也發中之道要有三焉一謂顯法相已明本二謂定已性於自然三謂心法之生必俱遊而同感俱遊必同於感則照數會之相因已性定於自然則達至當之有極法相顯於真境則知迷情之可反心本明於三觀則覩玄路之可遊然後練神達思水鏡六府洗心淨慧擬跡聖門尋相因之數卽有已悟無推至當之極每動而入微矣屬賓沙門僧伽提婆少翫茲文味之彌久兼宗